

三元巷的眷恋

文/图 陈丽霞



镇江有无数条小巷，但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是大西路的巷子群，而三元巷就是其中之一。

大西路上的三元巷，古街老巷，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它南至民国春街，北至大西路，紧邻板壁巷、三善巷以及贾家巷。在大西路繁盛时期，三元巷地处闹市，应属城中小巷。沿着大西路漫步闲逛，可见一座高大圆拱形的牌坊上工整的书写着“三元巷”三个楷体大字。“三元”，即科举时代乡试、会试、殿试都得第一名，是状元、解元、会元的总称。有“三元及第”之寓意。但是，三元巷内到底有无“三元及第”之人呢？我查过百度，也走访过健在的前辈，都无从告知。我想，取名“三元巷”，也许就是为了寄托一个美好的愿望吧。

三元巷不大，巷内曾经有过一家企业，先是生产戏服皇冠上的珠子，后来，又改成了磨纽扣。工厂将打磨工序交给居民加工，一斤只有几分钱，但愿意干的人还是很多。加工时一手摇砂轮，一手持毛坯玻璃扣进行打磨。玻璃碎屑飞溅，锋利无比，辛苦且危险，需戴上防护面具才行。除此之外，突出的就是几家旅社。从热闹繁华的大西路进入巷内，首先看到的便是“新中旅社”几个石刻大字，作为民国特色建筑现今已挂上了“镇江市优秀历史建筑”的牌子。当年，南来北往游人商家川流不息，旅社床位常常供不应求。另外，紧邻闹区的三元巷，不管街市如何热闹嘈杂，旅人往来怎样熙熙攘攘，只要走进小巷，所有的噪音就会似被屏蔽被过滤一般，在这青砖铺就的狭窄巷弄里，你只听见自己被放大的蹬蹬足音，显得特别的宁静而安然。

三元巷不长，南北走向，呈“工”字形，可谓巷中有巷。这样的格局，无形之中营造出了小巷很微妙的小气候。



冬天能遮挡寒风冷雨，夏日炎炎，穿春风送来凉风阵阵，舒适无比。在没有空调，电风扇稀少的年代，一到傍晚，大家就搬出自家小凳，靠墙围坐，纳凉聊天听故事，仰望天空数星星，不到夜深人困谁都不愿散去。

我爱人土生土长在这座城市，说起他儿时在三元巷的趣事，更是津津乐道，喜不自禁。对巷中的一景一物，一砖一瓦，滔滔不绝，清晰如昨。那时，学生几乎没有课业负担，只要一放学，他的那帮发小就不约而同地聚拢一起，跳绳、滚铁环、打弹子、掏鸟窝、打倒立等，更多的是捉迷藏。在这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“迷宫”、“八卦”似的小巷里捉迷藏，那种神秘与刺激，智慧和快乐实在是无以言表。即便到了现在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回想起来，还常会在梦中被笑醒。

三元巷虽小，却挤满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百姓人家。街头巷尾，邻里街坊，黄发垂髫，世代聚居。各自生活，相安无事。这里四合院内或者楼上楼下，共用的是同一门牌。我所居住的三元巷12号，院内住着六户人家。门对门，户挨户，煤球炉子，锅碗盆灶都是紧靠自家门口摆放。炊烟袅袅之时，各家合奏的交响乐美妙又动听，混合着饭菜的香味阵阵袭来，甘甜而美好。大家共享一小院，共用一个水龙头一口缸，不争不抢，彼此谦让，和睦相处。每当我们放假回来，走进巷子，所遇熟人都是笑脸相迎，亲切自然。

小巷古老形象都是老人们塑造的，大家沿袭着原有的习惯和嗜好生活着，成了小巷一道亘古不变的风景。这里无论是拖板车的还是当老板的，有文化的没文化的，都可一起品茗吃饭而彼此搭讪。同住一巷的孩子，不论家境好坏都能玩在一起，各人的萌态糗事小名乳名能记上好多年而彼此不忘。曾记得，邻人顽童最喜趁人不备挠我痒痒；曾记得，在澡堂帮人搓澡的老张师傅总爱为我拿捏肩颈；更记得，婚宴那天大家不分你我不吝余力的倾情付出，互相关爱，友善温馨。

如今，城市改造，巷内居民大多搬迁新居，三元巷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但它古老朴实的形象，闲情宁静的气质，友善热心的脾性将会使曾经居住过的人们永记不忘。

村口的合抱株

文/图 吴春波

家乡株树头的村口，曾有两棵苍虬翥郁合抱的老楮树，乡亲将“楮”简写为株。许是缘于这两棵“合抱株”的因由，村庄的名字就叫“株树头”，“合抱株”粗壮挺拔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就像一把巨伞撑出了株树头村历久弥新的壮观，也撑起镇江东乡一段落雨生烟的历史和千古不息的人文气象。

关于“合抱株”的来历，村里已经没人能够说清了。在漫长的历史演绎中，经风历雨的“合抱株”的存在，应算是东乡的一大奇迹了。于是，株树头村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：“问我家乡在哪里？镇江东乡株树头，合抱株下乘荫凉”……每当想起它，总觉得幸福而甜蜜、深情地眷恋着。即使在我走南闯北地游览了大量的风景名胜，所见各种株树不胜枚举后，也很少有

可以与家乡株树头村口的“合抱株”媲美的……无论行于山野，或读书于窗下，或奔忙于祖国各地，凡触得一个“株”字那思乡之情，似乎就难以抑止，便被村口“合抱株”那广阔的浓荫所拥抱了。

株树头村是镇江东乡吴氏宗祠所在地，祠堂坐北朝南，为大三开间双檐硬山顶，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砖木构架，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墙、山门、天井、大殿。大门有副石刻对联：“溪水长流三让高风长在，青山绵脉四帷至德绵延”。门面尽为青草石雕饰而成，瓶花鸟兽，雕刻精美，鎏金溢彩，尽显古建筑工匠精湛技艺。

整个祠堂外面的围墙均是30多斤重一块的大青砖双层垒成，围墙内分一进、二进、三进；一进、二进地面在同一个层面，三进的地面比一进、二进高一米左右，宛如一个唱戏的舞台，中间高堂上供奉着镇江东乡吴氏祖先的灵牌。

我的6年小学生涯在这里度过，因此经常聆听同学正友的父亲培生叔讲述“合抱株”的故事：传说古时候，沙腰河支流水深流急，与故事有关的三户人家，都在村里居住。第一家是户木匠，子承父业儿子的木工手艺也是远近闻名，忠厚而诚实。第二家是户瓦匠，虽不富庶，但女儿花容月貌，温柔善良。这两家素有往来，一双儿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，两家长辈已为他们定亲并择了迎娶的吉期。第三家是户财主，有钱有势，家中的儿子是个恶少。有一天，瓦匠家的女儿在河边洗衣裳，恶少爷见她貌美，便托媒人到其家中说亲。家人告诉媒人姑娘已定亲且不日即将迎娶。谁知恶少爷根本不理智，在两家迎娶之日，召集家丁打手拦路抢亲，将新娘抢到了家里。新娘是个忠贞刚烈的姑娘，宁死而不从，夜间趁看管疏忽之机逃回夫家。恶少率众恶奴持凶器追至木匠家，将二人捆绑抓走。这对新婚夫妇一路上大骂恶少无耻，恶少恼羞成怒，喝令众恶奴将他们分别抛入村前沙腰河支流的两边，意思



是死了也不让他们在一起。可怜这一对新人，被活活淹死在河中并分尸两处。后来，在河的两岸各长出一棵株树，树根在河底互相交错，树枝在空中交错缠绕。

这道奇观令后人赞叹不已，称其为“合抱株”。

让人痛心的是，大跃进期间，为大炼钢铁，生产队长一声令下，将“合抱株”锯倒后作了大炼钢铁的燃料。

虽然“合抱株”早已化作了青烟浮尘，但它当年的影子却依然是我脑海里最坚实、最顽固的记忆。那些曾经发生在树底下的故事，仍会时常溢上心头，并如翻江倒海般地搅动着我的思绪，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。

无论何时何处，从株树头村走出去的人，纵使漂洋过海，离乡千里万里，都不会忘记家乡村口“合抱株”那顽强的生命之根……我自小在株树头小学读书，自然对“合抱株”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感。从培生叔的故事中得知，“合抱株”躯干发达，枝叶繁茂，苍翠黛绿。像两把巨大的遮阳伞，宽广的树荫把村前道路和沙腰河支流罩裹得严实严实，早晚成群结队的白鹭、白头翁站立枝头，发出声声号鸣。

培生叔说，酷热的夏日里枝叶茂盛的“合抱株”遮天蔽日，树底下凉风习习，成了村民纳凉的天堂。吃过晚饭，村里的人们断断续续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，“合抱株”下就开始了一天中最热闹时刻，女人抱着小孩，手里拿着蒲扇，男人肩头驮着竹床手上拿着烟袋。四周稻田里青蛙在欢快地叫着，好像在唱着永远也唱不完的情歌。夜幕中无数的萤火虫在田野里忙碌飞舞，好像天上的银河降落到了人间。

“合抱株”芬芳了我的童年，如今村口栽种的是那一抹温柔乳白的点缀性植物。但“合抱株”树依然在我的心中生长着。